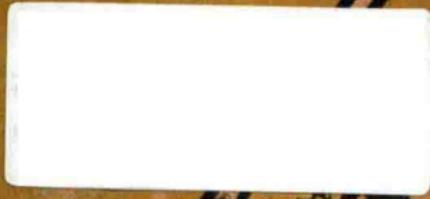


說水情奇俠武篇長

# 緣珠劍

若子恂張 沙南





說武俠

# 劍珠緣（第四集）

張恂子著

## 第二十五回

落鷹停畔英雄同一哭

三星觀裏巾幘共愴懷

話說劉向到了張師爺房外。舉手在房門上輕輕推了一下。那門原是虛掩上的。應手微開。劉向從隙處瞧到房中。瞥見桂兒坐在公孫法懷中。正在格格痴笑。公孫法的一支手。却不知在什麼地方撫摩。劉向暗罵一聲。不要廉恥的東西。旋見桂兒嬌聲了道。床上給老頭兒佔了去。咱們外房躺一躺兒。公孫法抱了桂兒向房外走來。劉向閃身黑處。但見房門開處。公孫法和桂兒手攜手走出。在房外一張涼榻上並肩坐下。劉向一閃身。



掩入房中。却聞張師爺在床上笑着道。世兄。你和小妾頑着。可不要鬧得太很哇。累咱合不上眼。更是冤啦。房外的桂兒。啐了一聲道。老頭兒要死快死。少說混帳話。老娘惱了。請你喝驥水。咧公孫法哈哈大笑。把劉向却聽得牙癢癢地。暗想世上竟有這樣不知廉恥的男女。一縱身。跳到張師爺床前。揭開帳門。張師爺張口待喊。早給劉向按住了嘴。見床前有帶兒在着。便把他綑成一團。口中塞了棉絮。這時外房早傳進一種刺耳的聲息。劉向聽了好不惱怒。搶步出房。跳到榻前。公孫法和桂兒各喊一聲啊喲。劉向喝道不得聲。張誰嚷。吃咱一刀。桂兒公孫法在榻上縮做一堆。那裏敢嚷。劉向把他們兩個赤條條綑在一



處。纔起劍把公孫法的左耳割下。桂兒的左耳割下。替他們調換一隻。趁着熱血。按上原處。公孫法和桂兒痛得暈了過去。人事不知。劉向替他們敷上藥。煞是靈驗。早把他們耳上的創傷封固結痂。各人成爲異樣的兩只耳朵。公孫法和桂兒悠悠醒回。劉向在房中寫了一紙張師爺和公孫法的罪狀。一手提了張師爺。一手提了公孫法。桂兒從屋面翻到知府公孫永的私宅。把他們三個放在公孫永的房外。將罪狀放在他們的身傍。劉向纔在房門上猛打一下。驚醒了房內的公孫永。劉向便揚長而去。公孫永給劉向的打門聲驚醒。喝問是誰。不見有人應聲。公孫永披衣下床。一手提了劍。一手擎着燈火。走近房門跟



首。又喝問一聲。纔把燈火放在地上。開了房門。瞥見了房外三人。又驚又怒。任憑張師爺桂兒臉子老。到此刻也禁不得滿面通紅。公孫法也嚇黃了臉兒。公孫永見他們身傍。有一張墨瀋淋漓的紙兒在着。拾將起來瞧了。纔知張師爺和公孫法的狼狽爲奸種種惡劣。只氣得公孫永呆了。這時公孫法的母親宋氏也下床到來察着。瞥見了房外的景象。倒退不迭。公孫永恨恨的蹬了蹬腳兒。先把張師爺的綑帶用劍挑斷。便回入房中。把門閉上。張師爺纔把桂兒和公孫法綑鬆去。公孫法扒起身子。哭喪了臉道。老張怎樣好。張師爺縐着眉兒道。完啦。完啦。有衣服沒有。先得給他遮遮着。公孫法便去取來了一襲長袍。給



桂兒穿。上公孫法也穿了衣褲。把他們開門送出。張師爺背了桂兒。回到家中。便收拾了細軟衣包。不待天明。帶了桂兒。叫開城門。逃之夭夭。待到明天。公孫永使人送他五十兩銀子。請他滾蛋。他老就去遠了。從此公孫法給他老子緊閉在一室。再也不能出外橫行不法了。劉向回到家中。一宿無話。次晨把處置公孫法桂兒等的事。說給黃芸兒辛慈刁宗剛三人聽了。都附掌稱快。這天未牌時分。黃芸兒等和劉向告謝道別。出了濟南府城。取道向襄陽趕來。路上有事便長。無事便短。這一天已到了襄陽地面上。一元觀會見了梁興道。把六不和尚的信交給興道瞧了。興道便對芸兒道。貧道不作覆信了。煩姑娘轉覆。



六不師弟說貧道準期到來便得。芸兒允下。辛慈却問興道。前番在雅安縣携去的毛霄鷹現在何處。興道答稱已由他師兄朱四爺收爲義子。帶了他回濠州習藝去了。當下興道設宴款待他們三個。他們在一元觀留下一天便告辭而行。刀宗剛夫婦兩個回四川雅安縣。黃芸兒自回江南。待九月九重陽那天。  
在天平延秋閣相會。六不大師覆命。按下不題。且說刀宗剛辛慈夫婦兩個到了四川地面。防人認識。他們便裝做一對乞兒。蓬頭垢面。穿上破碎衣兒。一路向雅安縣來。這一天已是進了城。來到辛大興萬賓歡原址所在。只見兩面的房屋已是煥然一新。改了形式。換上別家舖子。宗剛心上一酸。淚兒紛落。辛慈



把他衣袖兒一拉。宗剛會意。忙把淚兒揩乾到了僻靜所在。辛慈眼圈兒一紅了。道。不知他們的屍身都埋葬在什麼所在。咱們須得探明了纔好。宗剛沉吟了一回道。這兒有一個姓方的朋友。爲人很是忠厚。咱和他相識。不妨向他探問一下。辛慈點頭道。很好。咱在這兒候着。你去了快來。宗剛便找到姓方的家中。方家的人見他身上穿得破碎。似個乞丐樣兒。不容入內。宗剛一時情急。高聲喊道。方賓大哥。咱在這兒哇。連喚數聲。方賓出外察看。一時可也認不出宗剛。宗剛吐出了一個刁字。方賓纔明白過來。吃了一驚。把宗剛拉了望裏面便跑。方家的人都很詫異。方賓到了裏面沒人處。一吐舌子道。你好胆大。這兒正



在要拿你呢。宗剛點着頭道。咱理會得。這般樣兒可遮掩過去。了。咱請問你。他們被害之後。屍身埋葬在那兒。你若知道。快給咱說明。方賓道。在北門外三里落鷹亭畔。有一方空地。當時掘成大坑。把他們胡亂埋在裏面的。只是那兒附近。時有官中更役查看。你要是祭奠。還得留神才是。宗剛急忽忽允着。向方賓告別而出。回到原處。可已不見了辛慈影兒。只得在那兒等候。候到天晚。不見辛慈到來。宗剛好生詫異。又不能向人詢問。想辛慈不比尋常婦女。未必會鬧出岔兒。諒來發見了什麼。有他事去幹了。當下一個兒踅出北門。來到落鷹亭畔。這時天色已是昏黑。四下裏但見枯草敗葉。西風瑟瑟。吹得宗剛破衣飛。



翻。宗剛痴痴的望着正中一塊空地。瞧了一回。猛可裏倒身在地。放聲痛哭。哭了一陣。扒起身子。又痴望了一陣。再痛哭一回。這樣的哭了半夜。便在落鷹亭中睡去。一夢醒回。已是紅日滿身。時候已在午牌相近。宗剛急忙趕入城中。到辛慈等候所在。察看。依舊不見辛慈的影兒。一連守了三天。始終未見辛慈到來。宗剛纔有些着慌。尋思無計。猛可裏轉得一個念兒。六不大師約黃芸兒。重陽日在天平山延秋閣上相會。倒不如也到天平山等候。見了六不大師。求他指點。說不定夫妻能得會面。宗剛打了這個主意。便出了雅安縣城。向江南趕來。做書人寫到這裏。把刀宗剛按下不題。且說六不和尚彭啓雷。把諸綺芳姑



娘送到了留春洞。也命他拜了劉二娘爲師。却暗下對三娘道。  
鳳鳴這孩子已是沒法可治。日後難免身遭非命。酒家初因蕭  
家七房合此一子。他死了宗祠便要斬絕。如今他隨着夜游神  
解金雷走了。這位綺芳姑娘遭他蹂躪。可是已懷下男胎。日後  
蕭家不致絕後。這事全仗你小心着。別讓綺芳姑娘把胎兒壞  
了。可不是鬧禍。鳳鳴這孩子洒家早晚得把他除去。免得蕭七  
在泉下不安。劉三娘笑着道。你幹你的事去。綺芳姑娘交給咱  
就得。只要是個男胎便好。六和尚哈哈笑道。準是男胎。準是  
男胎。便是你也是個男胎。三娘啐了一聲。禁不住臉兒飛上了  
紅雲。六和尚一晃光頭向外便跑。三娘問他上那兒去。六不



和尚且跑且道。找解金雷去。轉眼已是不見。做書人寫到這裏。  
一掉筆兒。又要寫那夜游神解金雷。和蕭鳳鳴兩人。鳳鳴在污  
辱了諸綺芳姑娘。把他送回諸家之後。便和解金雷離了姑蘇。  
來到武進縣城。只因武進縣城中有座大悲庵。庵中有一位年  
輕的女尼圓宗。長得萬分嬌艷。金雷前番在武進時。早已要去  
下手。恰巧得了蕭鳳鳴的消息。趕上姑蘇走遭。此刻事已了結。  
金雷便帶了鳳鳴。來到武進。這一晚上。闖進大悲庵。撞入圓宗  
師太房中。圓宗正和一個老尼對坐下棋。金雷搶步上前。便向  
圓宗師太身上撲去。圓宗師太嬌叱一聲。休得無禮。身子已是  
閃開。那老尼姑拈了一顆棋子。向金雷面門上攢來。金雷覺得



來勢如風。勁兒委實不錯。不由得大吃一驚。伸手接住了那顆棋子。向老尼姑細瞧了一眼。見他印堂上透出一股白湛湛異氣。知道不是一尊尋常人物。蕭鳳鳴却不知好歹。一躍上前。舉起劍兒。望着老尼便劈。老尼揚起禪袖一拂。鳳鳴寶劍脫手。人也直攢了出去。金雷勃然大怒。一張口吐出飛劍。老尼也張口吐出飛劍。抵住了廝殺。鳳鳴扒起身子。滿面羞慚。再也不敢上前。躲在一旁瞧着。只見老尼冷冷的道。你這老道士。可能留下姓名。給貧尼瞻仰瞻仰。金雷打了個哈哈。貧道便是夜游神解金雷。老尼哦了一聲道。原來便是你金雷也。道。老師太是誰。可能留下姓名。給貧道瞻仰瞻仰。老尼冷冷了道。貧尼原是無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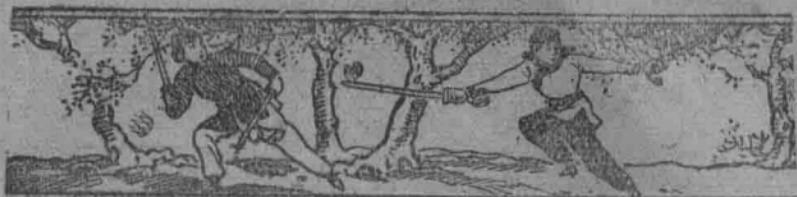
名小卒人稱西王母。甘娘娘的便是金雷大笑道：「好也好也。」原來也是峨嵋派中的大法家。貧道告辭了。說着收了劍光。拉了鳳鳴便跑。甘娘娘也不追趕。看書的列位。這位老師太甘娘娘。便是做書人前番提起過的。和六不和尚彭啓雷。也是同門。都爲峨嵋派的高手。那個圓宗師太。就是甘娘娘的乾女兒。劍術本領。原也不在人下。解金雷沒有訪知底細。冒昧撞來。和甘娘娘鬥了一回。劍覺得沒趣。便收劍跑了。才走出大悲庵。只見迎面站立一個和尚。攔住了去路。鳳鳴一瞧。不由得大大吃驚。原來那和尚便是六不大師彭啓雷。鳳鳴見了。怎不要胆戰心驚。金雷却笑着道：「酒肉和尚。你到來幹麼？」六不和尚嘻開了嘴痴。



笑了一回道。奸淫老道。你到來幹麼。金雷冷笑了一聲道。你在他人面前裝得瘋瘋顛顛。在道爺面前快收拾了罷。六不和尚尙點着頭道。很好很好。老道長你說罷。咱們在那一天在什麼地方。大家見個高下。金雷厲聲道。龍虎山下三星觀中。任憑你那天得閒到來就是。啓雷笑道。很好。咱們十月初八到三星觀拜望你老人家罷。又對鳳鳴道。孩子。你有了好師父。可不愁吃虧。那天可不要跑。鳳鳴嚇得臉兒變色。那裏敢答話。六不和尚一晃光頭。走入大悲庵中去了。金雷和鳳鳴回到客寓。鳳鳴愁眉不展。很是擔憂。金雷見着笑道。你別慌天大事。有爲師的一個兒担肩。你還沒有到過爲師主持的三星觀。那酒肉和尙胆敢



去時。準喚他來時容易。去時難。鳳鳴詫道。這是爲何。金雷道。爲師的廟中。便是大羅金仙到來。也要退避三舍。你若不信。咱們明天便上江西走遭。鳳鳴只得點頭說好。到了次日。解金雷果真帶了蕭鳳鳴。回到江西。一路上。師徒兩個。惡習難除。少不得又玷污了不少清白婦女。在九月十六那天。已是到了江西龍虎山上三星觀中。這座三星觀。佔有十來畝面積。解金雷費去了二三十萬兩銀子。絞盡不少心血。纔成就這一座三星觀。內中的富麗堂皇。不用說。可是機關的巧妙。神鬼到來。也要發愁。觀中道衆。共有二三百人。日常開支。却由各處的邪路人物。月送若干費用。因此觀中。頗是富裕。鳳鳴到了三星觀。在三清殿



上。金雷給他引見了觀中的三十六位大法師。二十四位法官。四十九名護法尊者。這幾個人都是各懷絕技。有超羣出衆的本領。其餘道衆也沒有一個不會拳腳。鳳鳴和大家相見之後。金雷便把他導入一座祕室。室中的陳設。真是富麗異常。地上却鋪着潔白的雉絨毛兒。足有半尺來厚。脚兒踏在上面。柔軟異常。這座祕室的名稱。喚做逍遙宮。乃是解金雷淫樂之所。他觀中常藏百來名年輕婦女。金雷在觀中的時候。鎮日鎮夜。在這逍遙宮中尋歡作樂。他逢到女子月信來時。落紅當口。他便把女子綁住手脚。用一枝細金針管。刺入穴道。吮吸血兒。把血吸盡後。替他敷上藥。便絲毫沒有痛苦。創處轉眼就會結痂。只